



## 曝光玉田县邪党洗脑班

### 杨泽亭曾是玉田县“六一零”迫害法轮功的首恶

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以来, 原玉田县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“610”总指挥**杨泽亭**任职期间, 他一直是迫害法轮功的首恶。身为一名官员, 本该为官一任, 造福一方。但**杨泽亭**为了往上爬疯狂下命令, 死心塌地追随江鬼, 践踏人权、无视法律, 直接操控公检法司、“六一零”的恶徒迫害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。

### 法西斯式的玉田县民兵训练基地“洗脑班”

杨泽亭是此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首恶, 还有原玉田县公安局局长刘万里、副局长陆培春、公安局政保科长蒋凡计, 恶警田尚、常宗辉、孟庆山等。

玉田县民兵训练基地洗脑班——它位于玉田县火葬场东边（紧挨着），大院内有几颗大柳树、几根单杠，几排教室、会议室、大操场。

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至 2003 年 3 月 20 日一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, 后来到什么时候解体的, 还需待查。

这个邪恶的洗脑班是玉田县“六一零”私设的非法监狱, 是专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的基地。天地明鉴! 玉田县的恶徒们对法轮功学员在这里犯下了不可饶恕、罄竹难书的罪行。内中完全是个残害善良好人的人间地狱和法西斯集中营。恶党的假、恶、斗的邪恶本质和末日疯狂在这得到集中体现。

因为有暴利可图, 所以几年来对办洗脑班乐此不疲, 经常拿着法轮功学员的名单算计, 给各个单位打电话, 胁迫他们绑架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到洗脑班。

#### ◎1999 年 7 月 第一期洗脑班

原玉田县公安局局长刘万里(外

号叫刘老狼), 在一间会议室里插着腰、瞪着眼恶狠狠的对非法关押的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们大声吼叫。院里院外三步一岗、五步一哨都是真枪实弹全副武装的武警官兵。有的还拿着电棒。从县城到乡镇各级 610 成员、公安等好大一堆人煞有介事的围着这群年岁不等、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的善良人。好像战场一样, 更像对阶级敌人一般, 真是横眉冷对。其中两名学员, 一个叫孟春良(玉田县郭屯人)另一位不知名, 他们都被拽出来五花大绑并被踹倒在地上。晚上又把他们二人关押到玉田县公安局。

大会议室中, 不明真相的政法委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统战部、党校等部门在职人员, 都在无知中参与了这场迫害。

他们天天给法轮功学员们所谓的“上课”, 强迫法轮功学员骂大法师父, 天天播放污蔑法轮功的录像片, 声音嘈杂、刺耳。强制听、强制看。天天让写所谓的揭批书、转化书、保证书。

此次洗脑班办了 15 天。

#### ◎2000 年 3 月 第二期洗脑班

这些中共恶徒们, 他们所谓的挑“重点人物”, 把玉田县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又一次全部集中起来。

屋中, 铁丝网内被非法关押



的法轮功学员们天天被强制洗脑。他们把这些法轮功学员分成普管和严管, 他们调集很多警察和各乡镇的“六一零”人员或者临时工, 严密监视所有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, 不断的找个人谈话, 掌握每个人思想情况和态度, 不断的把敢于站出来讲真话的、制止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列入严管或者单独重点迫害对象。

恶警田尚, (曾玉田县北关居住, 他当年从玉田县拘留所抽调上来) 总想在主子面前立功请赏, 而卖命迫害大法学员。他用恶毒的语言辱骂大法师父。他逼迫法轮功学员天天写揭批书, 以此来观察谁转化的彻底, 他出了很多鬼点子。且恐吓、毒打法轮功学员。

恶警田尚也斜着眼扫了一下院里几十名非法关押的男女法轮功学员, 咬牙切齿、趾高气扬一个字一个字蹦着说: “刘万里(原玉田县公安局局长) 为啥让我来? 因为我会气功, 打人狠! 俗话说的好, 人身似铁非似铁, 官法熔炉赛熔炉。现在谁敢站出来再说法轮功好? 谁还炼? 我让他上西边火葬场, 他抄起电棒狰狞着脸接着说, 我家有几条狼狗, 平时不老实我就用电棒训练它们, 晚上我把它们牵来, 用狼狗伺候伺候你们!”

屋外，有几颗大柳树，几根单杠。四五名女法轮功学员被高高的吊在单杠上。

这天下午，恶警田尚领一帮打手们每隔半小时就用电棒折磨她们一次，电棒噼噼啪啪闪着蓝光发出刺耳的响声。那些法轮功学员们被折腾了大半天，晚上有两名女学员又被铐在双层铺的栏杆上吊到半夜。

早晨，这几名女学员又都被恶警们叫起来，戴上重重的脚镣被逼到空旷的操场上跑步。跌了很多跟头。有的脚脖子磨破了，鲜血直流。田尚与几个恶警倒背着手“欣赏着”。他们的口头语是：“有能耐你们去告啊，告到江泽民那儿去！”

恶警常宗辉，就是中共豢养的一名打人凶犯。（原玉田县政保科一个小工司机，后调到玉田县散水头镇派出所，居住在玉田县汽车站往东几十米处西城市场附近）。他把那几个女学员的双手靠在铁栏杆上，咬着牙皮笑肉不笑的抡着木板子打、用高压电棍电击。

王方，女，沃洛沽镇西王家桥村人。恶徒们把她背铐吊起来，常宗辉揪着她的头发凶残的用电棒没命的电击着她的后脖梗，之后又把她卸下来改变招数：常宗辉把王方双手背铐强逼跪着并按倒在地上，一只脚踩着其后背，一只手用力揪着她的头发，另一只手猛力电击王方的脖子、手心、胳膊。还用打火机烧王方下颌。常宗辉狞笑着，他又手拿一根四棱木棍狠狠的暴打她的臀部，以此来羞辱她。因为她还是个未婚人。折磨了好半天。

陈郁斌，女，虹桥镇大弯柳树人。前段时间被虹桥镇恶警折磨了好几天，脸被打的黑紫、肿胀，五官都变了样，旧伤还没好，又被拉到这里惨遭常宗辉等一群打手的迫害，打的吐血。不一会，陈郁斌又被吊在高高的单杠上。

又被拉到这里惨遭常宗辉及打手的迫害：电棒电击、板子毒打至口吐鲜血。之后陈郁斌又被吊在高高的单杠上。恶警田尚又走过来，他手拿一尺多长的四棱木棍，用力击打被吊在单杠上的陈郁斌：头顶、两腮、臀部，浑身上下棍棒相加。

张淑萍，女，彩亭桥镇河东人。田尚恶狠狠的命令常宗辉：“专电她的脸”。半个多小时啊，一万五千伏的高压电棍持续电击张淑萍脸部。她的脸都变了形，肿胀很高，脸部起了多个鸡蛋大小和很多枣大小的脓疱。

张雪，女，鸦鸿桥镇姚八庄人。她脚尖占地，被吊在高高的单杠上，恶警孟庆山（原玉田县公安局政保科实习警察，其父母家居住玉田县亮甲店镇）用电棍凶恶的电击着她。之后，她还被单独关在一屋中，惨遭迫害。

中午，这些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们又被带上铐子高高的吊在单杠上，整吊了8个小时。有的胳膊被吊的不能动了，有的满脸、脖子都是大泡，次日来了医生用针管子给她们抽脓水；有的臀部被打得黑紫，出现了饼子大的硬块儿，都做不下，大小便都困难。

有一大段时间，恶徒们让男女法轮功学员们共用一个厕所。匆忙中来不及躲闪，弄得很无体面。那些流氓恶徒无耻到了极点。

这一次，班上共关了三十多人，有的男法轮功学员也惨遭了迫害。上北京的法轮功学员每人五千元罚款；被绑架进班的罚款不等，有的一千五百元，有的三千元，有的家庭被罚款一万多元。另外每天还得交伙食费十元。

### ◎2000年6月，第三期洗脑班

2000年6月24日洗脑班又抓了很多人，其中有五位是刚从洗脑班上放出去的，理由是他们收到了师父的新经文。当天恶警就把五位法轮功学员关进看守所。

原玉田县政保科科长蒋凡计，此人凶残狡诈。几年来，因迫害

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孽恶贯满盈。他指使原政保科小工司机常宗辉、实习恶警孟庆山等，多次对法轮功学员们大打出手、施以酷刑，场面惨不忍睹。

这一次被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，每个人在释放时交罚款不等，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勒索六千多元还得交每天的伙食费十元。。

有的法轮功学员一直被关到2001年5月；有的被关长达一年零八个月。

玉田县民兵训练基地，是恶徒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场所，多少不被人知的残酷迫害曾在那里发生过。这里曝光的只是多种迫害中的冰山一角。



(1) 蒋凡计，家住玉田县县城老体育场（帅府西边），他品行恶劣，靠的是迫害法轮功发的财。

其妻98年，癌症去逝。在他妻子病危期间，蒋凡计与一个女人鬼混，半夜、中午很少回家，他的妻子饿了，自己挣扎着去厨房想做点饭，但拧煤气罐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当蒋凡计回家时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：“蒋凡计，将来你会后悔的。”

这几年他开饭店又赔了几十万元。

(2) 田尚作恶多端，也累及家人。他女儿离婚、儿媳离婚，家中着火，自身还患了脑血栓。

(3) 原玉田县鸦洪桥镇派出所的张小辉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，一天晚上张小辉死于车祸。

(4) 边九中，原玉田县公安局副局长，在迫害法轮功上更是卖命，他患上了膀胱癌。

(5) 王振生，原玉田县虹桥镇派出所所长。他为了执行所谓的上级命令，正想着明天如何迫害本乡镇的法轮功学员，哪知头一天他就出了车祸，造成双腿十三节骨折。